



嵩書卷之二十二

章成篇四

大明

記

天中閣記

朱衡

太子太保工部尚書

嵩山居岱華衡恒之中秩祀有典栖神有祠蓋自古
迄今昭靈炳烈不特興雲雨生甫申已也山去登封
縣八里而近為峰二十有四黃蓋峰突兀中起祠居
其陽弘麗崇赫亦雅稱明禋矣嘉靖戊午余承乏中

州得謁祠下周覽歷視乃中門一區會山之勝而結
楹卑陘望氣覽秀恒不足焉余集有司議為改創而
工鉅費穰未敢率作無何余亦遷去襲余議者謂不
可已乃游揚其說於巨室大賈而凡衣被神貺於伊
洛之間者咸樂施予暮年致金百鎰遂白於縣采碩
材伐堅珉鳩工興事表以崇臺覆之重屋洞闢門闕
鈎連欄檻巖巒因之生色日月以之蔽虧誠名嶽之
冠宇而全洛之甲觀也經始於壬戌之夏縣尹劉汝
登主之甲子秋署縣經歷李元寔落厥成於是巡撫

河南戶部侍郎兼僉都御史臨朐遲公鳳翔巡按河
南監察御史慈谿顏君鯨有事嶽祠踵登斯構顧見
河流帶繞王屋少室夾峙雲冉冉時起封中欣相謂
曰嵩高之勝萃於斯豫土之大萃於斯不有嘉名何
以標美思異時首議為余乃遣諸生陳涵劉永澄來
屬余為之名與記余方奉命治河沛上將辭以未遑
而趨然夙心之不能忘也輒神游焉惟是洛邑當天
地之中而嵩又當洛之中斯構在嵩中峰下其為天
中奚疑矧神之降陟憑氛氣躡光景恒於天之中而

不可即故史云積高之地神明所隩然則嶽靈所止
非天中乎或曰嵩非天之中乃地之中夫辰極之不
動者天之體也充周而不可窮者天之氣也天之體
包絡乎地之外而其氣常行乎地之中繇圭表所測
道理所均嵩位在地中而天中亦在焉苟泥其說則
天地之中多不相值而資終資始於其間者不幾於
爽乎余又聞之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故帝王為山嶽
之主其治統於中聖賢發山嶽之祥其道通於中以
至萬象森羅品彙充塞盈宇宙之變化而不可紀極

皆根柢於一中焉則夫登斯構也將不有靜與天俱
動與天游而三極大中之矩渾然在中者乎因肇名
曰天中閣適吳下周子天球以辟至俾大書以榜諸
楣而紀其事於石

重修測景臺碑記

倫文叙

侍讀學士

嵩高之南今為登封縣去治城東南三十里許實古
陽城地有石一區方可仞餘聳立盈丈上植石表八
尺刻其右方曰周公測景臺距北二十餘步則為觀
星臺亦時漏刻以求景者遺址允廣峻按周禮疏曰

周公欲求土中營王城乃立五表以土圭測日景潁川陽城為中表隋志亦曰周公測景於陽城以參考曆紀則臺建於周公無疑矣但當時皆置臬今則非是據地理志唐開元中曾詔太史監南宮說刻石表焉意或然也自是以降若晷儀中晷法司天臺景表率於是乎取則以為曆法準驗信非聖人之制不足以及此然典瑞土圭以致四時日月封國則以土地顧其為用止於宅中明時而已耶後世形勝立國既罔即乎天地四時之交風雨陰陽之會洎太初乾元

諸曆之作亦因時苟就委差於象緯而已尚望其能推而用之以大其裁成輔相之功使萬物各職其職也哉無怪乎置新臺於榛莽剝落自列乎銅駝翁仲而莫之注意也弘治戊午今巡撫遼陽張公用和時為汴臬憲副行部至其地見臺中泐而敬四旁蕪穢不治迺慨然曰使聖人萬古之制日就墮蝕庸非守土者之過歟亟命屬吏合而正之仍拓土若干畝繚以周垣而後門衛森然人知為周公作處更欲建祠二臺間用妥周公之靈會遭喪去位弗果既而

東嘉陳侯文德來守是邦乃踵而成之共其事者縣令鄺君廷用也廷用懼無以詔後謀立石記之爰以文請夫周公德業在詩書經制在六典不係一臺之興廢較然矣慨惟治法莫備於成周皆周公精思妙契之餘以為天下後世要典夫何人政不齊落落數千載間苟存什一於千百者亦其器數名物之迹耳然實因名存幸其跡之不泯後世有如周公者作得以依憑考驗庶幾精微之意猶或可復則世道之升降未可知也若併與其跡而亡之是雖近代踈略之

規猶不能以自立况欲擬躅於三代之盛乎予故嘉諸君子之志既為之叙又從而詩之曰天地之中土圭可測陽城之地表景斯得周公肇建以占洛極王城既成百度交式更漢歷唐以憲以則雖小厥用遺規孔飾神靈守護靡有薄蝕迤於近代莫之保嗇棄置榛莽震撼敲刻方園外敬中徑潛泐有美張公見之太息釐復舊規拓土披棘守令克賢繼踵葺飾門壁神祠如翬矯翼過轍聳瞻居民誠敕後人有作噫疇之德

高書
卷二十一
五
周公測景臺新廟記

陳鳳梧 吏部侍郎

登封縣東南三十里許有先聖周公測景臺迄今二千餘載巋然獨存考之周禮大司徒職曰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蓋周公相成王定都於洛立土圭以測日景求地中其制度精審有非大聖人不能作者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

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先周公而聖者曰堯舜禹湯文武達而行道於上後周公而聖者曰孔子孟子窮而明道於下惟周公以元聖任行道之責而兼明道之功觀之六經則可知矣易有六十四卦爻辭所以著陰陽變化之妙也書有無逸立政諸篇詩有豳風文王清廟諸什所以明修身治天下之道也春秋雖未有辭然本魯史之舊文實祖周公而寓一王之法也至於周禮儀禮則斟酌損益極深研幾盡制禮作樂之妙極經天

緯地之文前乎千萬世之既往後乎千萬世之方來
蓋未有能過之亦未有能易之者也周公之功其可
謂盛矣孔子之道實傳之周公故曰甚矣吾衰也久
矣吾不復夢見周公自昔論大聖人者必以周孔並
稱而漢唐以來祠於學宮率以周公為先聖孔子為
先師自後尊孔子為先聖而學者不復知有周公矣
故愚嘗欲建議以周公孔子並祀於學而未之舉也
已卯之冬承乏臺明年春公牒稍暇廼稽圖經得
所謂測景臺者亟檄有司葺其頽壞芟其繁蕪以復

古制臺之北舊有周公廟久而湮廢復令重修之殿
廡門墻煥然一新扁曰先聖文憲王廟蓋唐所封爵
謚也廼遣儒官祭告仍著為定式歲以春秋次丁有
司致祭如儀庶以表元聖之制作而係千古之瞻仰
云爾崇德報功豈止於是哉有司請文紀其事謹拜
手稽首而為之書其承檄修復則知縣韓錫典史李
崇學也而觀星臺在廟之北相傳亦周公所築因併
及之以傳疑云

重修崇福觀記

張祚河南按察副使

高山在登封縣城北五里許奇峰峻嶽截然雲表寔
中州之鎮而五嶽之一也山之陽有萬歲觀乃肇建
於漢者唐改太乙其棟宇宏傑金碧絢麗極一時之
盛迄於五季崇奉益虔修飾彌壯宋改崇福宮其正
殿曰祈真保祥殿之左右建真宗元辰本命二殿天
聖中保祥殿北又建真宗御容像真二殿別建三亭
以爲士大夫遊憩之所曰奕棊曰樗蒲曰泛觴山之
巔又有甘泉亭引流曲水以娛登覽者其間多嘉木
異卉奇花靈藥可採而餌真神仙之境也終宋之世

奉祀若范文正公呂獻可司馬溫公程明道皆當時
之名臣而自拓拔魏以降住持此觀者若寇謙之劉
道合董道紳王成之張若柔之屬亦皆當時所稱羽
流之有道者也歷代之崇重如此元季厄於兵燹繇
是璇題翠宇化爲煨燼玄墀鉛砌鞠爲榛莽其巋然
獨存如魯靈光者惟三清古殿雖山巔之甘泉亭亦
僅存遺址耳入國朝以來百有餘年名緇道流募緣
葺治者不乏然終不能復唐宋之盛好事者每以爲
憾成化癸巳道士李本聰僧本寬相與協心誓復其

舊而力未能成化甲午夏五月皇帝遣太監鄭公同
顧公恒寧公瑾中官藍公安護送崇王之國事竣將
歸復命於朝道經登封時予與河南右方伯東魯揚
公浩適弭節於茲遂從諸常侍登嵩山謁中嶽酌流
觴之清泚撫先秦之古松觀前代之遺刻心曠神怡
充充乎若有所得降詣崇福周覽遺跡慨然興歎退
坐丈室焚香啜茗而僧本寬道士本聰拜具請於諸
公曰茲觀之廢百餘年未有能復之者宿緣蓋有待
也今諸常侍畢集於此經營締構以復漢唐之盛以

為鸞鶴戾止之地蓋在今日矣鄭公曰諾首捐白金
若干以助其費而顧公寧公藍公亦皆出金幣以施
之且屬予曰觀成不可無紀子其為文鑿諸石俾後
世知之諸公既還朝本聰等徧告於好事者於是大
族巨賈翕然樂助輸菽粟施布帛資以銀楮者無虛
日本聰等乃市美材鳩良匠卜日興事或因其舊而
循之或復其廢而建之經始於是歲六月朔而以十
二月望迄工殿宇言言門闥將將修廊靚藻彩旒旖
旒百年之廢興於一旦矣本聰等走汴速予記予惟

嵩山名存祀典而茲觀又肇自古昔非它宮觀比也
今諸常侍協力以興之者豈徒以為美觀而繳一已
之福哉蓋欲居於斯者齋祓厥心寅清朝夕上為吾
皇祝釐下為吾民祈福庶幾乎風馬雲車陟降茲觀
爰錫純嘏俾壽而臧俾熾而昌用敷錫於多方蠹賊
屏而百穀用成戎狄賓而五兵不試黃河安流而無
決溢之憂草木昆蟲罔不咸若風雨寒燠皆以時至
此諸公之意也土木宏麗之觀云乎哉廼為之記

少林寺重建初祖殿記

羅洪先

翰林修撰

達磨止少林面壁九年未嘗誦經却時時顯釋迦以
來教外別傳口口密義是常誦真經答梁武論功德
不數造寺却處處立妙淨莊嚴佛土是常造寶寺縱
使具長廣舌盡十二部妙論徧三千大千界中殿臺
亭閣旛蓋香花魚磬鼓鍾種種色色微細備足一切
俱令滅度了無所在亦無餘剩方名究竟平等又况
西來單傳直指有說法否有三十二相否雖然釋氏
視少林猶吾黨洙泗洙泗所傳一貫當時實鮮與聞
顧又謂能距楊墨即聖人徒灑掃應對精義無二由

是而觀有能升孔氏堂群洙泗弟子數千人鳴弦歌
習俎豆其間不厭不倦此其人難耶易耶有不與其
進耶自達磨入震旦稱初祖五傳黃梅法門益盛雖
頓漸分途總歸含育持偈禮像隨資應機至於手挈
衣鉢乃在初來嶺南獠獠必俟雪中斷臂始堪顧盼
則堂前茂草誰誘衆生是知有言無言有為無為迷
悟差殊不可執著蓋其設教彌近故易熾而不墜若
此然超此二見亦必待人以是少林住持咸相讓避
餘三十年而今有宗書宗書名大章本順德南和李

氏子自幼受度歷叩名僧參詰省解京師貴人延供
騰譽嘉靖三十六年丁巳河南府廉其名招致授牒
曾未四載起廢約渙朝梵夕定玄風流遠時舉單傳
直指衍奧撥疑千人心降并食聚仰間出餘力大葺
故刹己未臘月八日重建初祖殿舊面壁處高三十
二尺廣增二十有二而淡視高強其三位爽勢尊楹
棟壯堅瓠甌澤好儀序丹藻靡有損缺凡八越月告
成累千百金不動聲色左右兩翼各聯七室區息禪
誦身依葦舍被露席蓐律戒謹嚴少林大衆歎未曾

有故友天真往遇衡山假此因緣遣徒光護千里重
趺乞言表信予笑謂曰吾當距楊墨寧爾貸辭光護
哀請浹旬弗怠憐其專誠足以激發吾黨且資廣譬
為記建殿歲月書貽以歸

遊嵩記

喬宇

吏部尚書

辛卯秋八月予歸自京口取道為嵩嶽之遊道出亳
州州人薛君采來迓予往官吏部時君采嘗為郎屬
因拉之同行九月七日丁巳抵登封縣八日戊午謁
中嶽廟廟在黃蓋峰下去縣東八里許退觀歷代碑

刻中一斷碑八分書也字畫勁美類唐徐浩疑為唐
碑餘碑約五六十皆宋元金并我朝所樹立者閱之
不能徧也出廟東北行四里為盧巖又三里為盧巖
寺俗呼為上盧巖蓋唐盧鴻居地自下寺至此崖谷
幽邃竹樹陰翳嵩少之佳處也寺後有瀑布泉尤為
殊勝泉出巖頂下瀉石壁長踰數百尺闊止尺餘寺
僧云泉舊闊二三尺今歲旱泉勢頓減然即如茲所
見者亦甚奇麗正德庚午予奉命祭山東沂山其山
亦有瀑布二泉形致相類並北方之名泉也九日已

未出邑北門行五里遊崇福觀又二里次山下自此
登山而行山路詰曲循峰而西路皆斗絕行十五六
里經西流泉山氣淒烈冰已厚寸許又四五里至白
鶴觀觀去絕頂尚二三里時日已將晏迺坐觀前飲
酒數行飲畢予上造北極廟蓋嶽之絕頂廟側有玉
井冬夏不竭始予入登封境遠望嵩嶽未知嶽之高
也至於山麓所見猶然比登絕頂四顧群山拱列於
下北眺大河迤邐而東然後知嶽之崇高也君采素
清臞至觀前已疲甚不能絕頂予歸顧而笑曰若輸

我一籌矣其亦用老子之道辟盈而後人邪歸抵縣
已二鼓十日庚申復出城西北行五里至嵩陽宮觀
三將軍栢其最大者圍用六人相傳漢武帝所封在
漢時已為鉅木則斯木之壽遠矣歷年既久狀特奇
怪予往歲代祀平陽媯皇廟廟有古木與此木可伯
仲意天下之木殆未有甲於二木者午後至少林寺
是夜宿寺中翌日辛酉遊初祖菴菴在寺後林壑之
美倍於盧巖自菴後陟五乳峰即少室之別峰行十
餘里始至峰頂有達磨面壁洞下望諸山宏闊不逮

嵩嶽而峰巒四合攢叢映帶亦少室諸峰之冠云十
二日壬戌出少林過萼嶺口渡伊洛水抵偃師世嘗
謂遊五嶽為物外之福予素愛山水不減昔人而遊
山之福似為過之恒泰華三嶽往歲皆嘗寓目自餘
名山如句曲清涼之屬非五嶽之列者尚不與焉今老
矣復得歷覽嵩嶽之勝五嶽之中所未遊者獨衡嶽
耳昔賢有缺陷世界之語謂人間之福不宜備享况
物外之福可盡取乎由是言之予阿堵中雖欠祝融
諸峰未為不可也山遊凡五日共得詩若干首具遊

嵩集中嘉靖辛卯九月

遊嵩陽記

周叙翰林編修

宣德丙午三月十五日予在鞏祀宋陵畢瞻望嵩少
諸山慨然想其勝與廣文宜春吳公遜志約遊焉行
李僕御已戒至期聞有達官至吳君不果行越二日
予遂携邑庠生王庸劉清李暄同往行二十五里至
黑石渡沿洛南上河水清駛水濱山石犖确下步行
二里餘午食將軍趙仁家又行半舍許地曰漫流岡
上有郭汾陽廟環廟古栢數百株蒼翠蔚然可愛有

嵩書 卷二十二
碑二通一金元光二年天黨越瑑誤云汾陽嘗領兵
清河上至是索芻粟不獲里人告以是邦西南崗嘗
出毒霧為災故田穀不秋無以供餉汾陽乃旋軍登
其上以壓之毒因以息里人遂立廟祀之相傳祠下
有洞時有聲隆隆然蓋毒霧所出處予惟古人稱掃
清氛祲汾陽之謂矣一則緱山東老人所題老人逸
其名必宋元顯者夜宿原良村王庸家自鞏至是七
十餘里翌旦遵趙城陟轅轅道石徑崎嶇盤迴以上
中有關名萼嶺老卒數人守之時天旱邑人祈禱甚

久忽微雨從西北來予顧謂二生曰今日之遊固樂
天復雨又樂之尤也轉南僅五里入少林寺竹木蔽
翳仰不見日花草餘香郁郁襲人寺在五乳峰麓少
室山當其南隱若屏列寺僧聞客至迎迓甚恭佛殿
後為講堂堂後有立雪亭則佛徒惠可受法於達磨
處惠可嘗侍達磨雪深至腰不去竟得其法予因歎
曰昔游定夫楊中立立雪於程門卒傳其道惠可學
佛法亦然使世之為弟子者皆若此其學詎有不成
者邪因觀歷代所建碑刻其文最舊則有梁武帝御

高書 卷二十一
製達磨大師贊前刻歐陽圭齋序餘皆唐宋以下文字又向西北循山厓深入三里許攀援而上山勢岬然環抱視寺之臺殿山之林壑若在席下是為達磨面壁菴菴有石影云達磨面壁九年之遺跡也時雨止雲收煙霧澄霽幽鳥玄蟬鳴聲上下倏然有塵外之想僧云西南八里巔有惠可菴有卓錫泉以榛莽蒙翳不果上寺主僧曰圓宗者甚能言相與論辯疊疊亦自可敬飯畢啓行逾十里則嵩山少室東西對屹山色掩映蒼翠如滴路循溪洞灘石礪礪按轡徐

行髮毛森豎俄經一小土神祠南忽有赤衣童子疾趨道左令導途者索之稱久不見竊自念曰連月旱曠而赤色者南方朱火之象也是豈旱魃之流歟因相與名其地曰赤童子山又行十里憩郵亭中亭後一里有寺名會善刻元雪菴所書茶榜字徑三寸許道偉可觀觀畢既出晚至登封假館學宮自原良至是又六十里明日同廣文劉仲武司訓吳永康謁中嶽神祠且默禱久旱祈賜雨澤禮畢而縣丞李政繼至祠在縣東八里嵩山之陽中原壤地平曠有山亦

培嶺不崎嶇唯嵩山綿延磅礴騎奔雲壘長數十里屹然在天地之中諸山環列勢若星拱蓋乾坤秀粹所鍾宜神靈之宅也祠規制極宏壯峻極殿南為降神殿三面皆圖申甫像丹青頗剝落而筆意蒼古督李丞命畫工模之宋金以來石刻以百數惟王曾奉勅撰者碑最穹壯字體雖甚勁麗文漫滅不可讀并命諸生用紙墨摹搨以考其舊既出李具酒殽於道室相與宴飲甚歡室後有竹數百竿微風度之鏗然有聲如擊金石此又洛中之僅見也又明日與仲武

永康循北門遊嵩陽觀觀久廢惟古栢三株存大者圍幾三丈高兩倍之相傳漢武帝封為大將軍有石刻識其下次者亦幾二丈圍云望之如張幟幄如擁車蓋風動如聞絲竹之音相對久之不能去前有天寶三載紀聖德感應碑高大異常制書法極妙又從東度澗澗尋崇福宮即太乙觀林深從者迷失道往返數四始達宮亦屢廢惟三清殿存亦至元間重修者旁屋近燬於野火道官依殿以居舊有奕棋檮蒲泛觴三亭今俱圯有泉名太乙歲久亦涸則泛觴亭

高書 卷二十一
之故址也二宮觀俱漢唐宋以來天子巡幸暨王公
卿士宴遊之所方其盛時珠宮琳館金碧交暎鑿輿
所至草木生輝及其廢也荒煙斷礎鞠為丘墟樵人
牧豎得而辱焉噫方外之流恒自視其道與天地長
久永存今旣若此豈非物之興廢固自有時哉升高
以望遠則箕潁諸山川隱然如畫追想巢由之高風
西則少室三十六峰綺綰繡錯高插霄漢淡悲李山
人之陳迹目與景接心契神會超然若御灑氣游鴻
濛而不知其所止也稍東有啓母石云塗山氏所化

其說怪誕不經極西有法王寺亦名刹殿宇頽圯惟
浮屠儼然南下則有周公測景觀星二臺廢址北顧
嵩高二十四峰舒奇獻秀歷歷可指並山頂而東則
又有所謂盧鴻巖投龍洞皆嵩陽勝處擬次日再約
往遊是夕予冒風寒頗不憚且疲於登陟遂不果而
顧予先後之所已賞者其所得亦可謂富矣因累書
其事於簡以識予是遊之勤并各書一通一以遺鞏
邑廣文吳公俾想見茲遊之勝一以留登封學宮以
備他日好遊者之故實云

遊嵩山記

都穆工部主事

癸酉十一月朔予至洛陽欲圖嵩山之遊二日丙寅至偃師縣三日丁卯離偃師沿洛河南行五里渡河十里登唐廬陵王墓上石人馬暨石表猶存中一碑高大字漫滅不可讀三十里至粵嶺口兩山對峙石道崎嶇乃唐高宗幸少林寺時所鑿山行八里至少林寺在少室山北麓後魏主孝文為胡僧跋陀建一碑刻唐太宗為秦王時賜寺僧御劄有云王世充叨竊非據敢違天常法師等並能淡悟機變早識妙因

擒彼兇孽廓茲淨土聞以欣尚不可思議今東都危急旦夕殄除並宜勉終茂功以垂令範蓋當時寺僧之立功者十有三人惟曇宗授大將軍其餘不欲授官賜地四十頃此可補唐書之缺惜無有知之者少林僧至今以武勇聞則其所從來遠矣寺佛殿後為講堂後左右有立雪亭昔僧惠可嘗侍達磨雪淡至腰不去卒嗣其法今僧中稱為二祖出西廊百步有甘露臺胡僧跋陀於此翻經天降甘露故名西北上山二里至達磨菴殿前有六祖手植栢又上一室門

外石刻達磨面壁之菴六大字宋蔡卞書室中塑達磨像案置一石高僅二尺廣尺餘其上達磨之形宛然拭之益顯蓋菴之上四里有達磨洞茲石廼其九年所面古謂精誠可通金石諒哉回至方丈適登封令李性甫遠來相迓夜酌同宿寺中四日戊辰性甫以事先去寺主僧文載言經閣後有古槐一株視之其高十丈圍三十尺文載誦文潞公遊寺詩有五品封槐今尚在之句則其壽可知第未知封自何時莫能考也出寺東行十五里折而東北三里至戒壇寺

入門破屋三楹其中碑四刻元學士李溥光所書茶榜字徑三寸遒偉可愛後即戒壇傾圮已久旁有唐大曆二年勅戒壇寺碑寺左百步為會善寺法堂中有後魏嵩陽寺碑後刻云大唐麟德元年移植於此可謂古矣佛殿右偏有泉出自山中惟供寺中之汲通之俾資灌溉則伏而不流僧云唐有高僧晏公於此講法華經龍作人來聽晏知其龍也告以寺乏水遂送此泉蓋其相傳如此東南行時有飛雪十里至登封察院雪乃大作性甫張燕陪飲者學諭尹亨伯

司訓梁文升皆予同郡人也五日巳巳雪猶未止亨
伯招飲學宮六日庚午雪霽登封東行嵩山近目雪
蒙其顛而玉田瑯樹復相帶映其清逼人恨無驚人
之筆如范寬輩者以圖之耳八里至嵩山神祠祠在
黃蓋峰下蓋嵩山巍然中國之中其週圍二百里群
山拱列有類兒曹宜其秀鍾靈聚為五嶽之尊而黃
蓋一峰在山東南盡處其它神靈尤宜祠之外有亭
翼然過客憚於入謁多展拜於此入門三重咸有古
栢或喬或偃或俯或伏或屈而蟠或怒而攫或奮而

欲騰又或如帷幄之張車蓋之擁幾二百株三門之
內四嶽神祠分列左右又入門有降神殿壁繪生甫
及申像歲久惜多剝落謁嶽神殿其西為御香亭每
朝廷降香悉貯於是祠多歷代碑刻不能盡讀午飲
祠之公宇飲畢東行二里折而北二里山之北麓入
盧巖寺蓋唐盧鴻隱處後遂為僧廬其上四里復有
盧巖上寺聞石壁飛瀑數丈視此殊勝路陡雪深竟
莫能至七日辛未登封北三里至嵩陽廢觀其中所
存惟唐李林甫聖德感應頌元五祖七真堂記二碑

及三古栢栢之高皆不逾三丈大者六人圍之下舊
有石刻云漢武帝封大將軍其次四人圍之不盡道
士云此次將軍也皆形狀怪甚不可圖繪夫漢武迄
今千五百年栢在當時則已受封其壽固不測以今
視之殆殷周時物耶其又次亦三人圍之予平生見
栢之古者多矣若二封栢豈惟予所未見盡天下之
壽木或未有能過之者奇哉奇哉又東三里據山之
陽者爲崇福宮其後名爲萬歲山昔漢武帝臨幸聞
空中呼萬歲者三因即其地建萬歲觀唐更名太乙

宋於此奉安眞宗御容設提舉管勾以祝釐中故有
奕棋檮蒲泛觴三亭今唯存泛觴之石予命道士引
泉委曲流之立飲其上而寒風砭人數盃即罷下山
東行一里觀啓母石石旁之祠及唐崔融碑今皆不
存按啓母石事見淮南子其說不經後之人蓋嘗辨
之四里還察院宿

宿煖泉寺遊嵩山少林寺記

王世懋太常少卿

余以東還困於顧募之費乃謀買小舟自洛入長河

既抵洛陽即以一僮先令至孫家灣覓舟孫家灣者負山面洛去偃師縣東二十里而近余未至偃師僮來言已得下賈舩艫日下春抵灣欲入舟舟人告未備乃之煖泉寺宿焉寺在洛北兩山夾泉下注於洛循澗入可一里許見石上流泉瀰漫居民就泉種稻稻香四發心殊樂之已入寺寺頗窄僧貧甚就中庭施坐憩焉已乃携姚生出寺觀所謂煖泉者僧指示泉出處縷縷潛布而已入溝始涓涓有聲已匯為一大池池底如碎珠上溢不可勝數其泉至冬時煖甚

夏秋間溫於他水而已余步臨池岸目翫萋柳手弄珠泉忽舉頭見南山一帶蒼翠異常問之即嵩山二室也為程幾何曰七十里而近余東躋秦岱西登華山南上匡廬太和獨以中嶽未游為平生歉見此不覺神飛即謀以二日往返不至滯長年而姚生亦相從吏遂命僮募土人舁輿決策累糧乃返方丈飯畢遲月且上顧謂姚生曰若知吾待月意乎出此百武水泉流大石上真佳境也不可當吾暇失之生曰吾固念此乃挾乙瓢酒削囊中脯出寺行久之至石間

蓋其地三泉所會也煖泉之東泉自山北出者為大
澗煖泉據高西南行至石間始欲下墜入澗而山之
西忽一澗旁出水淙淙東注與煖泉爭流石罅間已
乃併入窠曰下墜澗底其石坡陀可容數十人余乃
選勝趺坐悠然命酒時月甫上復為陰雲所翳余謂
毋遽坐可銷浮雲也久之果瑩無纖雲朗耀如晝童
子赤脚水中壅石激水而決其上流二渠轟然四注
飛濤雨噴卧石盡如沐浴獨余所坐最高不能濡也
月光晶晶射之珠迸玉碎其聲則砰訇鏗錚大者如

鳴百鼓細者如奏笙竽平生快意不數有也坐將夜
分恐宓妃竊聽翠羽凌波姍若有人乃振策而返四
顧閒然惟聞隔山犬吠而已賦得二詩質明而起就
輿渡洛南望少室如屏若在衡前東瞰原隰土阜廩
起前後相望舁夫云此趙宋太祖太宗陵也皆在鞏
縣界偃師得分祭云上下山坡四十里而遙始抵招
提寺一飯而行寺老僧出迓甚恭云去此二十里入
山以十里上山入少林僧請為導而行出寺渡澗而
南則登封官道也近山一大村市荷擔者絡繹於道

始知登封縣在山南鑿山為道而過輿至山上二里許見一石門天險兩崖皆奇石陡立輿夫云舊有巡檢司今革去而峽以北為偃師界峽以南為登封界云下輿縱步回視洛南北百里如掌望少室峰皆重巒削成瓌偉特出意其下必有輿壤豈其為少林所卓錫耶行久之見路有二岐南上者登封大道也稍折而西果繇少室下趨少林蛇行三四里許漸入西徑山園欲盡而少林殿角已掛林端矣山門前跨大澗泉淙淙自西而東不知所從始亦不知何所出山

林木蔽虧藤垣蘿壁迤邐下上及門二綽楔徑窅如也殿庭老栢森列碑碣羅立大雄殿不甚宏而制度堅雅猶是宋時重建者入殿禮佛畢西參六祖殿東謁錦那羅錦那羅者元末神僧怖紅巾不入寺者也故即為寺伽藍云拜畢住持法師常潤號幻休者始出迎初猶以世禮見而微有傲色余與俱入方丈指所著衣謂曰昔現宰官身今成居士服願與法門遊毋為世禮局余拜師亦拜便欣然對坐而談訝其聲不似北僧叩之則江西進賢人也初余寓京師廣慧

嵩書 卷二十一
寺談少林廣慧僧云此非有德望者不能居昨以禮幣來聘得一名僧主之矣及是行也雅欲遇高僧與談問之輿夫云此山有一僧能不食數日不畏虎狼已成道矣欣然問招提僧冀一遇之僧云此僧已久去今住持亦高僧可談者也語次因問此僧師云誠有之此僧無名不知何處人亦不知夏臘幾何人以僧著大鞋呼之即應因即名大鞋生不識一字遇寺開講亦輒來聽居五乳峰上達磨洞中冬夏一衲每日下山三四里許乞食常以二更時獨行歸洞如遇

大雨雪即四五日不出好事者訝而尋之見儼坐如常間有携之飯者固却即留亦不食云本欲省事恐緣此遂煩人也心如墻壁真能離恐怖者諸人問道隨意答之語必簡而玄一縉紳固叩真詮答云君輩每患口有是言心不能然但能認真幹去便是何必它問此語尤切中今時士大夫病問其所以去曰爲人尋覓漸多恐尚有損漏已入終南山矣因歎渠功行至此猶恐爲世緣累吾輩火宅蓮花豈易生長師語次知余爲太倉人因問與王荆石侍郎同宗否余

嵩書 卷二十一
答以至親相厚師已知曇陽大師事矣且問朝事作何處分余曰已寢因出大師傳贈之師且具齋為歛相與登方丈後高臺上瞻眺因謀與游曰近此惟初祖菴最勝可即日游餘勝處非竟二三日不可余謝舟人不待乃亟就方丈齋畢與師偕出寺西行時曰已崦嵫矣上下山麓間望少室蒼翠轉來相逼使人應接不暇其東高山雲氣晻靄於上曰太室太室最東曰黃蓋峰峰下有中嶽神廟焉就山中視之太室為高師云出山則少室巋然矣且語且行先至一所

曰講經臺乃高僧菩提流支講經處也有小菴僧居之臺亦具延覽之勝覽畢下臺因問流支何以毒初祖曰此亦示魔耳余因語調達事師疊疊能講更西則五乳峰盡出祖菴老僧出迎胡跪道左師笑曰此好道王先生毋用此法待之因與共登菴上謁祖師像畢出視庭前四栢樹皆合抱參天而三株為老藤所纏生理稍困圍殺無藤者十之三師曰此即所謂少室三花也殿後更一室前種二松偃蓋古色其藤亦三百年外物也即松栢可知矣殿西一室祖師面

壁像塑焉傍立二祖雪中而前置一石即祖師面壁影也石不盈二尺師像眉目胡髯皆具袈裟紋如西域衣石理亦光潤可愛先是招提寺中亦有一石作祖師披巾像不能甚分明云亦自嵩山得之竟不知其所以師云五乳峰形如鳳張兩翅而祖菴正當鳳頭即少林寺形勝不能逮也須菴後視之乃盡勝槩因與步菴後平地將十餘畝松栢森列五峰了了可觀真如鳳舞師云祖取五乳後派果有五支達磨洞在峰半隱隱可望云亡它奇可毋登也余謂此山形

勝如此世主得無有垂涎者乎師曰昔跋陀三藏開創時有識云後五百年當有女主來欲葬此因叱水不令東流唐則天后果至此欲奪其地竟以無水而止云出菴再望少室西角峰巒尤異劃如有缺菴僧云此少室西天門也蓋其上有四天門中有三十六峰泉石天池之勝不可殫記特未易登耳然三門猶可攀掖至獨西天門缺處望之一鐵楞窻儼然瓊瓏竟不可踐其處師云似群仙所往還也余素聞長老言少室勝於太室今見果爾恨不能一躡其巔又少

室下一臺高百餘丈當菴之西南面其地似勝詢之
為二祖菴其上乃有泉可汲一僧居之問可登否曰
步而上上下下可六七里顧日力足力俱不能佇視悵
悵而別返入方丈已昏黃矣與師各歸房小憩余飯
畢草四絕句贈師師亦篝燈覽曇陽大師傳略畢頃
之月上命童子視師則已就寢呼之起三人坐庭中
山月皎甚少室當前房攏閒靜松蘿隱約命童出囊
中天池茶供師師首問傳中僧乃隆魁耶渠昔從二
三僧來受法老僧為人最誠實有學業是宜其獲遇

因與縱談禪旨師言無生理山河大地俱為妄念所
結余因發一難使當劫初不起一幻念即佛亦無如
此則理何所寄今却緣有此身然後得成是佛然則
無生乃從生得乎師笑曰此論誠有之其解難亦不
甚透余謂圓覺經中以幻修幻四字便了師偶未之
及也坐將夜分別去次晨起師復設飯飯畢贈以詩
慇懃不能別謂余路頭既正便須精進做上勿墮小
果且託寄聲道印道印者即隆魁也步出庭中請余
觀宗伯陸公穹碑文甚瓌偉而盛稱師解悟功行當

嵩書 卷二十一
主是山之義蓋其徒走華亭求得之者怪師拳拳道
陸公不已蓋有以也人正是去此名根難耳下山復
飯招提入舟促長年鼓舵行十餘里而少室猶在空
際依依若相送者潤師言不誣矣初余意雅慕少林
願與高僧談而嵩山之勝止一寓目不求甚竟且以
不誤行色為快故紀游特稱少林寺云

嵩游記

王士性南京鴻臚卿

蓋予少懷向子平之志足跡欲遍五嶽乃今始得自
嵩始云時歲在辛巳六月余以朗陵令滿秩繇宛赴

汴跂足可得望二室乃以日壬戌入登封界步騎上
下山坂繇鳥道中出江北多土山童峙有河瀆而無
澗溪獨此石棧宛轉草木離披縈溪水其下恍惚如
行天姥嶺亦嵩山首途一勝也未至登封二十里遙
望疊巘如蹲虎豹意奇之問牧者云此名御砦即少
室是夜入縣宿風雨驟翻盆下暝不見山質明稍霽
起出戶視之則嵩山兀立縣城之北而少室從西峙
二室皆白雲衣其半余乃策騎北門時細雨猶拂人
面先繇崇福宮稍東為啓母石石正方三十尺而厚

高書 卷二十一
稱之余笑為塗山氏即示化當不至膨脝如是宮後
奕棋檮蒲二亭俱廢止存泛觴遺石轉而西二里入
嵩陽宮外立唐鉅碑碑後植漢封三栢其最大者南
枝一節瘡甚從者指此木癭也空其中余遂割癭注
酒滿引之畢入拜二程夫子像復西五里法王寺寺
前石池丈許紫金蓮開中秋一月云神光說法時從
地涌也土人往往移去即斃惜不及其開時見之日
午寺僧以笙簫度法曲飯畢出山門復西二里會善
寺乃嶽神受戒於珪禪師處右為戒壇今亦廢惟餘

四天王石柱門外樹李學士溥光茶榜筆陳如列戟
復西二十里少林寺寺桓楹礎日龍象如山長夏無
暑碑刻種種蘇子瞻趙孟頫輩其尤者殿前檜栢入
霄漢問秦封槐則風摧二十年矣今寺東一槐亦可
數百年黠僧往往謬指以誇遊人無辨者寺八百餘
僧自唐太宗退王世充賜曇宗官僧各習武藝俱絕
寺為跋陀所創後四十年而達磨來自西竺跋陀翻
經處天降甘露西有甘露臺是夜宿方丈聽律師大
千為衆僧說法推極禪宗疊疊至愉快也明日詣初

祖菴行里許入謁祖白哲脩眉鳳目僧言此太子東
渡像也後居東土嘗六毒面雖稍赤然非今所傳巨
眼胡僧云菴前三花樹蓋凌霄藤附檜而生者花正
開淡紅可愛自達磨未至時有之左一栢高與花樹
並云盧能鉢盂中帶至也余為書六祖手植栢字菴
後一小亭為達磨面壁影石頑高可三尺隱隱一僧
坐石中比丘無言指石曰公知祖之苦心乎晉魏末
世人脩齋誦經佛正法眼藏失故祖不立文字以九
年寂坐見性遺影而示之教所謂金石可貫也余曰

唯唯第此跡還當掃却楞伽四卷何必非文彼其三
周渡海暫以指迷不則頑寂枯僧墮落外道又此胡
引之也為書偈曰活人做死事難向一切說打破這
片石方許見如來無言首肯久之相携登五乳峰蓋
山形為飛鳳又若五乳然者時白雲復靉靆起山腰
咫尺不見人纍隨六里許雲過處則以袖藏之至洞
揮袖片雲從掌畔飛出也洞在右乳入洞則寒冽粟
起不可禁傍陷一隙無底僧云洞初為火龍居祖至
從此中去也下山轉而南十里上二祖菴菴前巖壁

繡綴井四為二祖卓錫而成者泉相去丈許味各異南上一里為祖煉魔臺登臺則見伊洛二河環遶其下河外却山橫亘山外復為黃河一線西來河北又見中條諸山逶迤不絕二百里內皆一目盡之卓哉觀也此去少室絕頂不遠欲遂登之以時大雨後山澗流水急没人脛且山陡無別道故不果也下山再宿次日轉而東數十里至嶽廟廟亞少林壁畫申甫二像大樹林立從黃蓋峰下仰視東峰凹處是稱嵩門乃由黃蓋峰上挹盧巖瀑布不啻龍湫此去嶽頂

不數里亦以雨不果行而嵩嶽之遊止是矣山亘數百里大都皆巖石蒼翠相間峭壁環崖而立如芙蓉城列抱於上太室其大者少室鉢孟子晉諸峰皆然而三十六峰則茷茷如吐蕊遠望之共成一山也其寺皆隋唐以前建而法王一刹則漢永平佛法初入時在達磨四百年之先其碑刻穹窿數十百道多古今名賢手筆而唐碑皆刻佛像無數於上亦與今製異其樹多檜栢即秦五品漢三將軍外古木蘸天亦多與寺俱起經千百年此宜他寺所不得伯仲也然

嵩書 卷二十一
余獨怪宇內名山亡論岷峨王屋即余家八千丈下猶窮日乃陟其巔二室頂不三十里而遙而以為神州首嶽至詩稱峻極于天豈此山巖嶙峋突出於平原大陸內以自軒翥特標所勝為奇耶抑戴日至下為天中鍾顥蒼最清淑之氣以總領諸嶽而然乎或謂山高為崧詩稱嶽之崧高非崧嶽之高也蓋堯時止有四嶽余聞於楊用修之言云

嵩少遊記

周夢暘

河南提學副使

余生平有山水癖一移中州經年走平陸往聞天中

山在汝陽索視無有祇虛得名耳南陽亦稱隆中山然董董據高地竊吾郡之似而實則非也庚寅冬十月始有汝洛之往於是西取中牟鄭州道不至鄭三十里榜列子故居於道傍亟喜立視無所見是周雅所稱圃草圃田處也以鄭圃當之誤矣由鄭州入密多行夾道中若澗底忽出平壤則西山一抹隱隱眉睫間將至密三四里有松數十仞一株出地而三岐自七尺許品分之膚白如雪柔澤如凝脂指搯之液輒津津出香氣可挹相傳黃帝時有三女俱得道一

高書 卷二十一
夕逝合葬其下明年松生焉即未必實然然亦奇矣
出密縣而西上下岡阜嵩山青翠英英來逼人而迤
南一孤峰巋然獨秀問其名曰御寨也余視御寨若
嵩山首耳既至嵩乃知遠數十里為少室派不相蒙
矣羽士以樂來迎至別室改服謁中嶽廟祀之廟當
黃蓋峰東麓即漢武登禮時見有黃雲起如蓋故以
名登封弟子員肅然在列余訝其遠來觸吾禁而有
司者以觀禮告遂不復問禮成謝去諸生徒徧視碑
碣唐僅二宋金元獨多東下稍偏為神庫守以四鐵

人像亦奇醜然不免雜夷意蓋金元人所鑄也神安
得有私藏即有之亦何煩此四介士為之一笑又出
二戟門為天中閣其制闕敞鉅麗眺覽無際閣下一
偃松根迸起出地外榦去地不盈尺藉別木支撐之
而枝葉蒼茂與植者無以異其為漢唐間物不問可
知矣東南望有周公觀星測景臺許由棄瓢巖以多
澗谷不欲往會日莫止登封宿平旦北出城詣嵩陽
宮宮當嵩山之陽翠屏如帶唐玄宗煉藥於此有李
林甫穹碑頌之字為八分書頗足觀而世以其人故

不甚傳碑之傍三鉅栢漢武帝所封三將軍也大者在中央七人圍次居南圍六人又次居北圍亦可四人紋理紐拗絕不類近代樹因念帝以求葡萄善馬不難貳師將軍封廣利何如此栢為不朽哉宮名數更易旋亦廢嘉靖初有知縣侯泰者飭為嵩陽書院肖二程像於其中不識何以竟漸滅今祇頽垣耳其東有啓母石方廣數丈謂為啓母所化啓從此中出也殊怪誕不足信事在淮南子孫尚書原貞著為文辨之循嵩陽西走少林道道傍浮屠以十數制特偉

迫而視之有稱特進光祿大夫大司徒者歎元人重僧至若此乃知山之岫會善寺在焉披萊折而入其中唐碑一宋元遺跡獨多泉自山巔來灌寺中至山門匯為池絕不欲出門外即雨甚亦不溢也是殆不可解寺刻元人布袋和尚像並有贊俱雅馴惜其石斷而為三余命山僧砌合之又西為戒壇寺寺已廢其基址不甚闊而石人石礎石梁石級皆曲盡工巧與余所見大內中遼后梳粧臺基無以異門房不能蔽風雨下貯元學士李溥光茶榜文甚麗字畫亦古

健有晉人風讀罷而去下峻坂走夾澗十餘里蒼翠
龍從應接不得暇顧見碧琉璃色象殊異高與山齊
從者曰此毘盧閣也少林近矣縱轡而前林益密林
之中忽出簫鼓則寺僧業已導余行入禪林列栢如
戟東偏僧舍間蔽陰數畝無異盛夏者秦時槐也葉
不能不凋然獨後於諸樹氣王故耳登大雄殿禮佛
佛像莊嚴其殿亦壯固堅質佛前供鑪文古而細必
宋以前器本朝無此殿後為堂殿方丈者四每登輒
高數十尺最後為道間所見毘盧閣慈聖宣文皇太

后建以貯藏經鑿山為基其制閎曠無與比董其事
者一中貴人出而肅余禮甚備欲請從余遊許之於
是周覽碑刻林林四出目不及瞬余命主僧指唐宋
碑示我其所知僅則天詩與唐宋二三文賦耳余自
偶辨五七通為唐刻主僧不能知也西出走五乳峰
下求初祖菴曲澗盤旋步武多石磴而樹根參差出
若虬龍然蓋三里許始至菴菴凡三重最後塑達磨
像其前一立石可二尺則面壁時所映影也菴前五
栢樹其一六祖所手植端偉暢茂截然參天其三蒼

高書
藤緣之度春夏間盛長必有異山中人謂為少室三
花者非是蓋不得其說而為之辭耳下菴至甘露臺
樹亦異遙望鉢盂峰頭二祖菴如在天際矣余問道
所從上中貴人色怖不能往謝別去余獨欣然往登
之崖磴絕險過一峭壁下勢如削成僧謂此子晉峰
也而前僧樂忽作若子晉吹笙逐我者為之解頤是
時峰頭多墜葉高下不可辨捫蘿拾級而上久之始
至菴負陽抱陰臺上下有井四比比相向汲之為啜
數口蓋少室苦無水盡為跋陀叱而西而是峰有之

良足異已上菴門樓望煉魔臺道不甚隔遠然峭峻
不可近僧謂遊人鮮至二祖菴及至煉魔臺者益少
余笑而去須臾陟其上諸峰盡低太室當前亦似不
敵也振衣四顧見西北平行雲樹蒼翳有白如練者
若滅若沒僧謂此黃河之流其西兩細線伊與洛耳
往午霽時見之甚分明不似此余甚歎不得際此霽
而又幸不為僧所愚觀亦奇矣既下菴日已薄崦嵫
却望茲峰上廣下銳乃其中又特汙世以鉢盂名之
者近似還少林返照在壁楓樹遠近相映帶目光欲

眩因憶沈佺期紺園澄夕霽之句有味也中貴人邀
飭余余不能拒與談禪頗亦能解膚間語漏下而別
不欲遂就寢坐待月挂殿角間乃入寐遲明啓行僧
以余獨未觀轉輪藏也復止往觀之伏數人於下藏
為一迴余指問僧此將法華轉抑將轉法華僧不能
答是法華轉耳不告而去就肩輿復過御寨望所謂
天門則一壁如削飛鳥不度是宜古今人不能至矣
然時時回首顧不能釋也周子曰余既遊嵩山少林
寺已愜夙願而尤以盧巖未至為憾盧巖者唐隱士
盧鴻潛修處也泉從山巔飛瀑流景絕勝蓋在登封
東二十里余自密縣來過其巖道甚近顧無有知之
者至少林始訪求遠矣豈天不欲窮吾觀也而留以
待異日耶

游嵩山少林記

金忠士

河南巡按
御史

自古稱壯游者必曰五嶽名山昔向子平慨然有志
而不能不滯留於嫁娶之未畢也彼草莽之臣尚且
難之矧冕而組者位有專守政有專營其於游也不
益難乎今天下仕而兼游則惟二三臺臣歲奉天子

明命巡行天下治無定所凡域內名山大川莫不有
車輪馬跡焉予承乏臺班數載初按貴竹古牂牁夜
郎境也山水奇特不減諸夏以荒徼弗列於禹貢職
方流寓旣鮮其土人復質樸不解品題聞於世者何
泯泯乎再按兩淞為天下首藩予所經山如天目會
稽四明雁蕩類水如錢塘震澤富春苕溪類為名人
韻士鋪張揚詡不啻若方丈瀛洲信稱佳麗然祀典
所列五嶽四瀆淞不得一焉則亦非宇內之大觀矣
淞役竣乃有中州之命中州為古帝王畿甸是天地

陰陽之會四時風雨之交也頗慰夙念欣然戒行戊
申仲春入大梁大梁雖省會僅倚河為固無他山水
之觀藩臬大僚每每道嵩山之勝時引領西望見二
室諸峰隱然插漢若滅若沒即詩所詠峻極于天維
嶽降神者也未幾當按部衆謂故事宜自河北始乃
從廩延渡河駐共城者久之沿衛涉淇歷鄴下抵覃
懷望濟瀆每於輿中見所謂韓陵隆慮蘇門王屋諸
山頷之而已意則常在嵩高也六月上弦次日復從
盟津渡河而南入於洛乃成周定鼎之地所命為天

高書 卷二十一
下中者前瞻伊闕後眺北邙伊洛灑澗映帶左右問
封人以雲臺銅駝金谷諸古蹟則已化為荆榛瓦礫
之場僅存其名耳為之一慨十餘日公事少間守者
白中嶽在登封境內故事宜謁祭乃豫檄登封令具
祝帛粢盛以待下弦次日驅車渡伊水而東過緱氏
宿轅轅庚辰昧爽呼櫛沐東行時天雨新霽馮軾望
見半空晴雲欲墮遠近峰岫次第出没眉睫間意甚
快之二十里至萼嶺口石道盤迴險峻乃二室中分
處也本一嶺為唐高宗鑿通輦路兩壁對峙如車箱

狀東南行八里至少林寺寺在少室山北麓五乳峰
之陽太和中後魏孝文為胡僧跋陀刱建者抵方丈
暫憩分守廖少參君如龍以陪巡同至來謁尋郡倅
姚九萬司理楊體仁登封令傅梅皆次第入見出乃
稍飯飯已住持僧捧茗來供略啜之起由方丈後登
立雪亭昔僧慧可侍達磨雪淡至膝不去卒嗣其法
又後為毘盧閣乃故伊王別殿材移於此極壯麗倚
峰趾而寺窮復轉從法堂前行視碑刻林立一碑載
唐太宗為秦王時遺寺僧書約起兵擒王世充後僧

高書 卷二十二
中立功者十三人惟曇宗拜大將軍餘賜栢谷莊地四十頃此足補唐書之闕至今寺僧以武勇聞從來遠矣轉西廊百步爲甘露臺昔跋陀於此翻經天降甘露故名西北穿林麓三里至初祖菴松栢甚奇古又西北一團殿門外石刻達磨面壁之庵六大字爲宋蔡卞書又傍一碑讚十六字爲黃庭堅書室中塑達磨像案度一石高二尺廣尺許石理肖達磨像相傳九年面壁時精誠所通影入石不滅然石體絕不類山上者殊可疑也輿旋僧引至經閣後秦槐處其

高十丈圍三十尺文潞公少林詩有五品封槐之句不知何所考午刻少參君招飲溪南方丈中觀群僧角藝盡酒十巡乃起引轡東行約十五里舍官路尋小徑而北遠望山裊會善法王諸寺密樹森森不暇往直趨嵩陽宮觀漢封三栢大者圍三丈五尺次者三丈又次者二丈根幹扶疎疑三代時物夫漢武雄材鞭笞四夷讀太史公衛霍傳謂有天幸不至之絕而已今其人與骨俱朽獨三栢得稱將軍巍然獨存良足歎也傍有豐碑爲李林甫聖德感應頌姦臣諛

詞何不刻去再覓韓退之題名歐陽永叔跋竟無所得耳予仰瞻高頂諸峰高出無際夕陽掩映蒼翠之色可掬傍眺少室益復崔峩萃律若與太室競爽者真奇觀也東望承天崇福二宮皆荒廢不欲往遂入城抵公署少憩縣令入白嶽廟俎豆畢備請祭期又白城東南有所謂盧巖石淙箕山潁水諸古蹟咸請攬轡一往予皆面卻之諭令代省牲明發修祀事畢即南趨汝上令唯唯而出是夜天忽陰雲密布三更而雨作雞旣鳴猶霏霏不已予乃傳諭呼蓋辛巳平

明冒雨以往出東門抵廟雨少止禮成而霽少參君招飲天中閣予謝之赴弭節堂更衣令呈送宋王曾陳知微等碑文不遑覽倉卒遂起僅從褰帷中遙瞻黃蓋峰之狀其廟制重門隆宇碑碣如堵松檜如雲亦未得從容歷覽至若漢武帝遇青童獲玉人聞呼萬歲與浮丘子晉諸仙蹟亦惟於圖志中尋閱而已弗得一一就其地質也由舊路復入城飯移時即發出西門日始高春矣渡小河水流頗急改肩輿南行是歲登封旱獨苦自春正月不雨至於夏六月麥

既槁四野尚無青苗父老紛紛伏泣道傍控告蠲賑
予即爲下藩司議之夫山行本屬樂事連日之游暢
矣觀茲菜色襤褸之衆黯然生悲王勃云識盈虛之
有數真名言也五十里出邑境回望茲山愈遠愈峻
乃知詩人於天之詠良非欺我白虎通云中央之嶽
獨加高字者何中央居四方之中可高故也噫予三
奉簡書去國門幾萬里足跡且半天下於五嶽今始
游其一又馳驅王事以一日而欲盡六十諸峰之觀
何異嘗一纒於九鼎游信難矣然得游五嶽之中而

高者其他四嶽俱可圓通即謂之徧游五嶽可也是
爲記

嵩游記一

馮時可雲南參議

宇內山靈者必佛刹宅焉刹籍山爲幹山籍刹爲衣
交相重而刹視山尚有廢興然有終不廢者以不可
廢者與俱焉洛迦以觀自在五臺以文殊峨嵋以普
賢曹溪以六祖雞足以迦設終天地而無廢惟其以
靈宅靈耳山水天地尤物禪佛則萬劫尤物也洛爲
天地中自成周至唐屢爲都故稱京洛無論離宮秘

苑即洛陽伽藍記所稱寶塔淨宮等靈臺匹阿房者
率與荆棘銅駝並歸烏有乃獨少林一寺毫眉紺髮
獲以永托豈非摩公妙理神通一乘大法擁護神州
者為不可廢故然耳山自太室分來委蛇百折而至
此為少林寺寺正當少室陰其前特立一屏翠色點
霄漢諸峰四起鳳翔鸞擘若趨而復顧若攬而旋止
互相懷孕門前跨大澗漢泉爭射素蜺縱橫潺潺汨
汨松風引聲鐘磬互答真靈境也殿廷栢參天與穹
碑共林林立爭古爭蒼自門而天王殿大雄殿進為

講堂為方丈為初祖殿為毘盧殿以次高下舉首皆
覩張屏如可攬也西為初祖別殿東為錦那羅殿錦
那羅者元末神僧怖紅巾不入寺故即為寺伽藍云
從院東西穿詰曲過甘露臺古樹根儼敬石虛處如
梁已出寺門折而西北登初祖菴菴前四栢皆合抱
有凌霄藤穿其三株發華於杪殿西一室塑祖師面
壁像旁立二祖雪中前置一石石白地墨繪現祖影
甚肖先是一儒者欲刷去之愈刷愈現乃置之不知
達摩不以影傳不以影重即盡刷去亦無損達摩此

所謂有不可廢者在耳從菴後百步地平如掌奇樹
森列五乳峰如鳳張兩翅擁翼是菴傳聞祖取五乳
峰後果有五支派則五宗果天兆也已下山復從寺
門南過澗登嶺十餘里凡數十盤與寺百相背百相
朝陂陀旣盡地始坦平二祖菴建焉折而南危峰特
起摩天限日倚峰為臺即慧可覓心臺亦名鍊魔臺
下臨絕壑最為幽勝從臺望山缺處伊洛二河出綠
煙中如雲如帶灣環若有動意已歸院與禪師談殊
勝師名正道字無言自唐來代推一人主法席幻休

當二十五代弟子百數當升坐師問如何是洞上家
風幻公再啓之師於言下大悟呈偈曰雲攢峰頂月
鎖幽巖木人撫掌石女舒顏休公印可因授以法師
雖一乘冥心而六度崇行所至皆結勝緣萬曆壬辰
十月以宗伯牒來領住持事戒行機辨越諸耆宿寺
門東南有三四菴稱南院皆師所建亦甚鉅麗周藩
王為大檀越焉非師行業願力信於人惡使王者破
慳若此嘗謂佛教之行非人力也天實行之自頂日
感夢滿月流光佛始萌芽其所謂本覺即吾儒本性

高書 卷二十一
一念未起常寂常照佛由此發六度萬行乃至圓佛
果儒則發仁義禮智以成聖道至齊梁而佛道弊漏
因小果幾於沈溺學聖者亦牴於名物器數非一貫
真傳自摩公東來單題直指匪但學佛者得其說以
振沈溺即學儒者亦借其旨以破支離天所縱乎世
儒嘗謂佛氏厭生死欲免生死此以律仙尚不可矧
於佛夫仙能操生死亦非欲免生死者佛氏則當本
心一念未起無生死可得是曰徹生死徹生死者不
沒生死不出生死不沒不出以至菩薩行滿成等正

覺則能現三身化萬類不與三界並壞萬劫俱盡即
或仍現生死皆是權現非實現也摩公破棺只有隻
履乃權現耳其面壁九年折齒不恨遇毒不讐皆從
辛苦修行心如墻壁遂如摩尼一徹萬徹如雲開日
見山河大地罔不畢照故以禪證佛若摩公亦自生
民以來未有者也天行之惡可廢以其所不可廢及
其所嘗興廢則茲地亦禪家鄒魯也是日同遊者吾
鄉戚不磷語余曰茲寺前屏太近以客逼主故主招
提者率自外來余曰此天中也萬方靈秀所會摩公

高書
卷二十一
雙履非自遠來耶自神光至無言二十六代如貫玉
聯珠以應是鬱蔥夫豈偶然自此傳宗相續以宇宙
為伽藍以無窮為子孫寧一方雄哉

嵩游記二

華山如立嵩山如卧此古語也未能標勝袁中郎吏
部謂華山如戟冠道士振衣天末嵩則眠龍而濯似
近矣猶未盡勝夫兩山間豈無磔卓耿介聳然陵宇
宙者耶何以獨言眠也山稱室言藏也諸山包羅擁
翼如六師護帥如群官從帝林林列列何以亟得夫

執瑁負袞秉干運籌者而盡其姿態二室之不能盡
固若斯也登太室者從萬歲峰迂迴二十餘里至中
峰巔下望群峭截薛屺相遜高相競或攢戟或覆敦
貌狀不一其上有玉女窻搗衣石八仙壇三醉石天
門泉俱沒灌莽惟龍潭泓然如舊觀耳山之奧為白
鶴觀故址三峰背負左右絕壁相對大熊峰施屏其
前諸山簇擁旖如幢如意氣漸上秀色逼人一松亭
亭立其間頂結如蓋受日光若絺衣中郎深歎賞以
為絕勝語令君傅元鼎須置亭舍於茲令遊者信宿

始不負此山余至嚼其言然尚未亭蓋令君方拮据
民事且次第及之也少室北面如高城自漢武駐蹕
名為御砦下多深壑愈探愈幽其南面則九頂蓮花
是也峰巒如千葉芙蓉迫眎為群山所翳未易悉其
妙自汝上來者望之愈遠愈明從修武道來者則若
古鐘從邑望又若擁髻少女彷彿半面上有四天門
包羅群勝三門皆可攀掖至獨西天門劃如有缺其
缺處望之一鐵楞窻儼若瓊瓏卒莫能踐豈群真往
還道耶太室東山有盧巖從黃蓋峰左東行數里得

一澗水潺潺環繞山砦沿澗而北為下寺漸陟而高
則為上寺折而右削壁四合茂林隱映瀑水懸其間
霧雪紛飛與煙相薄得日照為益奇唐處士盧鴻一
隱於此三徵方至卒請歸山故知此地幽勝非長安
劍履所能易耳去太室三十里為石淙從箕山歷周
公測景臺而東皆平原土阜忽得一澗石錯立其間
石不甚高大而磊塊特拔水激其根渟黛畜練可流
觴可分棚角飲唐則天后挾二張嬉晏於此磨崖二
碑尚俯潭上其景小有致故是閨閣中物耳余與傅

高書
卷二十一
令君及戚山人爲三日遊頗得其槩其他具諸紀不能盡述大抵山以骨奇以膚潤而幽邃淡秀蒼然鬱然則非骨與膚所能領余嘗遊閩浙黔粵諸山見其爭雄負異竊訝造物者胡爲撻怪鞭奇竅穴混沌而鬼神土石若此今覩二室奇不巧琢秀不色莊如淡院長林探之無盡涉之不厭前所稱諸山徒如波斯胡肆瑰麗駭目耳又譬之人欽碕弔詭高自標置非不雅拜天下而淺衷挾腸不可經方統物曾不如夫中和平淡造次不能窺而肩天下有餘能蓋是處所

謂天地之中陰陽之會山水人物皆然其不能盡者固淡於盡者也萬曆庚戌九月二十五日記

嵩遊第一

袁宏道 吏部郎中

度緱嶺越轅轅關西南折入山坳則少林寺也少室截然橫其前諸山懷之天然回合如有尺度京洛之間古蹟廢盡獨此寺猶存典型日者過東都覓故宮遺址了不可識詢李文叔所記名園亦無有而伊闕兩崖廢像殘碣崩剝苔蕪間令人墮淚此中差強人意不復爲此寂寂歎矣樗道人曰今好事家所貴者

曰古曰完曰欵識山狩于虞古也霧窻雲寮飛布崖
壑完也隋唐以來碑碣森列庭中欵識也堂頭僧曰
道人欲置茲山于貫城市耶請以一轉語酬價矣道
人曰有大力者負之而趨余大笑堂頭僧者曹洞下
兒孫主斯院者也從院東西穿詰曲磴道中過甘露
臺有古樹根如敬石虛處如梁已出寺西折行觀初
祖影石石白地墨繪酷似應真像老僧曰澗中自有
此石能為水樹雲影余曰然石以影重達摩之重不
以影不以石不以面壁此中不須蛇足也已從菴後

出行三十餘盤得初祖洞洞中石如波卷不盡五乳
峰者數丈已下山度南嶺十餘里得慧可覓心臺臺
形如盂倚翠壁下臨伊洛黃河蒼莽行綠煙中已歸
院遍歷軒除庖湍休于丈室顧擣道人語曰是中有
余衣履跡馬雲樹煙巒若舊識者余夢遊茲山久矣
曉起出門童白分棚立乞觀手博主者曰山中故事
也試之多絕技欲登少室無所得路乃止少室奇秀
迫眎不可見遠乃得之行修武道者望若古鐘仰出
諸山上從汝來者唯見千葉芙蓉與天俱翠搖曳雲

表而已山四而皆壁群山翳其外迫之乃不見巔而見翳遊人多不愜夫豪傑之偶于衆也凡才得肩而蔽之及時地既遠肩蔽者與腐草俱盡而天下始望之若飛仙獲其隻字以爲至寶士患不特達耳余數年前走南陽道見遠翠干霄土人曰九頂蓮花寨也了不知所謂及過峽嶺忽有舉此名者始知所見在五百里外也少室之秀特可知矣

嵩遊第二

出東關里許有皂巾而敝藍者請曰由西華道耶余不解及至嶽祠從垣之西竇入不覺一笑祠在黃蓋峰下偏峰之左東行數里得澗寂無人聲蘆風水響環繞山砦沿澗而北得山足澗與山曲折如月半弓漸高得寺寺盡而巖盧浩然舊居也至今猶襲其姓山至此忽兩分如人張左右臂當胸腹處削壁千仞根虛而却如割大甕之半水從丫處出初猶粘壁霧雪紛飛忽然墜空千絲直下激石爲屑散布一澗時方下春日與煙相薄而瀑濺之風復生態其間正視不一色去瀑十許步巨石岌業遊人各踞一石望瀑

而飲回風忽射稀點灑面起立欲避而雨脚已斜卷
去朱非二曰少時讀天台賦知有瀑布不知其奇麗
如此問余余曰三見之矣見于五泄者如奔雷其觀
偉見于黃巖者如立玉其觀逸若夫蒼寒霏微簾披
綃曳此為最幽矣登封令傅元鼎曰嘗夏月雨後經
此飛濤挂壁激石倒立如柱響震一山余曰然古人
謂夏山如滴冬山如睡瀑亦有之夏瀑如怒冬瀑如
喜此正盧君喜時也壁石多奇或為霞或為紺或為
嵐而根下有石數丈雲巒洗出其紋如刻畫澗中多
一與碧潭相映為山中絕景

嵩遊第三

道陽城廢址入會善寺寺半圯有泉冷然及門而沒
西去數十武為戒壇頽欄敗砌皆鏤隋唐佳句人物
山水細入毫髮石柱上有唐宋題名字極精寺故魏
孝文避暑宮也唐以來習昆尼者居之遂有壇古碑
刻完好者菩薩戒經大曆十三年協律郎高堅書魏

天平二年嵩陽寺碑不著撰書姓氏末云唐麟德元年九月庚申從嵩陽觀移來乃知嵩陽古梵刹也門之右有大曆二年中書門下牒其下勒代宗手勅二十四字無一筆蝕者碑陰勒戒壇記汝州刺史陸長源撰河南陸郢書隸法道逸戒壇西南麥畦中有開元十五年道安禪師碑廣平宋儋撰兼書末云建塔僧破竈損一字蓋神僧破竈墮也塔已荒不可識而碑尚可搨今人但知戒壇寺茶榜可發一歎山僧云古碑甚多磨為時貴書且盡余自少林入嵩廟閱碑

如林然耳目可及或無他厄數碑沈淪恐不免聊載之以俟永叔德甫耳東過嵩陽宮觀漢三栢大者七人圍皮如皴石望之若山榦不甚脩者土掩其本也今宮之石柱猶存其一掘三尺餘乃見礎古宮殿基高常踰仞栢之地視堦不當高于基三尺也栢之得封也必以偉在漢已為故物前此之積埃又不知幾許余意非去土數丈不能盡其脩偉也舊志謂石上有韓文公題名歐陽文忠公跋遍覓無有偶見石柱上有宋人書崇寧三年三月十日觀退之題其半没

高書
卷二十一
土具畱求之左方得邢和叔題名右方有云余與子
由攷試西洛進士畢同遊二室諸寺最後過天封精
思觀道子畫遂行熙寧五年九月十日也其下不書
款又稱子由不以氏語氣酷似大蘇是時子由以忤
安石出爲河南府推官而子瞻送杭州進士詩序有
云熙寧五年錢塘之士貢于禮部者九人十月乙酉
宴于中和堂公是年監試杭州不應復至洛也其人
定佳士當是西京教授王平甫輩耳韓歐書竟不見
退之題最簡古今載集中郡邑志俱不收韓集非僻

書也永叔跋見集古錄郡志有之永叔先後凡數至
其一與梅聖俞俱即跋中所云登峰頂觀龍潭石記
者也其一與謝希深諸人俱有見神清洞一事希深
書云師魯語怪永叔子聰歌俚調幾道吹洞簫往往
令人一笑絕倒至今數百載如見其眉目也野史載
錢思公守西都歐謝同在幕下一日自嵩山歸暮抵
龍門香山雪大集忽煙靄中車馬渡伊水則思公遣
厨傳歌伎來到因傳語曰山行良佳少留龍門賞雪
無遽歸也宋人風韻乃爾栢之右豐碑一與太室爭

傑其文不足言書則徐浩八分體字字生動欲飛書家所云怒猊抉石渴驥奔泉不虛也東過崇福宮宮荒寂甚即有宋諸賢所嘗提舉者宮之左為啓母石石三丈餘旁裂小石事載淮南鴻烈甚誕而唐崔融啓母廟碑云漢臣之筆墨泉海陳其令名秦相之一字千金叙其嘉應又引郭璞李彤為證則謂真有其事矣石之前疊石為門其半已頽右方有字皆大篆風雨蝕且盡視元魏碑尤古年號上隱隱一光字而戶曹史某及辛癸之間數字尚可識

嵩遊第四

古云華山如立嵩山如卧二語勝畫非久歷煙雲者不解造是語也然余謂華山如栽冠道士振衣天末嵩則眠龍而癯者也登嵩之路凡數處從萬歲峰者為漢封故道迂回二十餘里至中峰巔下視諸峰危石削壁或懸或仄熊貌奇古因憶謝絳與梅聖俞書所謂玉女窻搗衣石八仙壇者按圖索之去此當不遠然石上無片字從者百許人無一導引者可恨也山顛一頽室側有古井甚晶瑩旱歲不竭前後有小

嵩書 卷二十二
峰疑即古封禪壇規制亦敞余問道士此為峻極上
院耶道士茫然余笑曰若得劉伯壽為導當無此苦
矣稍東為白鶴觀故址背負三峰左右皆絕壁大熊
諸山屏其前橫者如案擁者如髻列者如眉幽邃平
遠寔太室之奧宅也一松亭亭立秀傑非常觀廢已
久山中樹大于腕者動遭翦伐而此松獨存殆有物
護之松下遺跡宛然募童子能得片碣者與百錢得
故瓦礫者數錢一時隸卒散盡披荆求之得古瓦數
片皆琉璃龍其首唯碣不可得欲過別峰而暝色已

迫余謂元鼎曰松間得一亭旁構小室遊者宿其上
五日始為不負此山也山之奧處不必論其指名者
如韓公之龍潭歐公之天門泉范公之三醉石皆不
能以一日窮今之遊者一宿少林輿而過太室之前
至嵩廟天中閣倚欄一觀歸而向人曰吾已盡嵩山
矣是尚未觀其膚也東行里許天昏黑不可得舊道
從者曰從野猪坡下稍近但嶮耳余笑曰嵩山無嶮
乃杖策行崎崖中約十五里至山足是日曉出城未
至門百步許見城外有白煙突起以為爆煙也頃之

嵩書 卷二十一
忽化為環大可數圍直入雲際不滅者久之

嵩遊第五

石淙非嵩也繫之嵩後者水從東澗注嵩之餘也曉起見簷外絲雨頗不快倚軒瞻太室翠色若滴知非雨候也馳而出東門纖塵不起翻以為樂過箕山望許由塚雲片鱗鱗如欲圻至測景臺乃見日折而東倚澗行山皆土阜甚舒緩將至石淙半里許漸聞水聲及至一澗皆石如稠林之笋四顧不得寸膚不知是石何時飛來轉盼之間向之土阜何處徙去也石

錯立波中布置環巧四巾之山宜高則為峰為巘為屏若約吾目使不外見其朴也中央之山宜平則為砥為嶼若以供吾布席置酒之用也石之大者可坐十許人小者可分棚角飲飛籌走兕近可手攬遠可繩度也當澗之衝列三峰以拒水水漱其根如甕如齒斜飛正射交注潭中激以觀其怒也遶石皆深潭幽冷如黛渟以觀其色也至澗之下流石忽自夾兩崖青壁削立長可十餘丈水至此如匹練所以蓄其浩瀚逸其奔放也石之麗在壁水之麗在峽踞中央

者眩于敬危不敢迫視則又為洞于岸之南人穿洞
 腹出至唇而拓水之淡碧石之奇峭可以坐而收也
 澗上之山高者不過二十仞卑者數仞水可以步計
 石可以笏計然其勝為箕穎之冠其去太室也二十
 里而遙

序

贈潤上人住持少林寺序

李維楨

陝西右布政使

余自通籍以來抗塵容而走俗狀者六年矣意稍稍
 倦游若禽鹿苦羈紲必長林豐草然後為快也而釋

氏者流性獨愛蓮華以謂是出汗泥而不滓故其宮
 室啓處食飲衣服非一無藉於世之人而微纏有所
 不能糾垢氛有所不能染無論上乘即其下者亦得
 以宴然各適其志而無患私心蓋竊好之有浮屠法
 空者與余游余楚人法空亦楚人也聽其析義持論
 未嘗不跏然大喜如空谷之聞足音已復恣然汗下
 浹踵媿無能舍所學而從彼而日以其身行乎憂患
 之途莫之返也久之法空為余言其同學幻休常潤
 者知見精確道行清苦今且拜少林寺住持行矣而

徵文於余以爲贈余聞佛之道一也漢魏而下三藏諸師教人以防過絕非由身達心以入於道謂之曰律其功在約身而先立戒齊梁而下天臺諸宗教人以由經發解由解趨行以入於道謂之曰講其功在約心而先立慧達磨而下教人以不立文字直下見性以入於道謂之曰禪其功在約性而先立定三者殊塗同歸大都以禪爲至而少林者達磨之所從入禪也遺蹟真詮往往而在今處其地踐其事其所爲設教者將何塗之從乎少林爲域內巨刹緇衲之倫

聚處者以千數皆俛首聽命於住持而賓客之還往錢穀之出納公私旁午亦無異乎宦遊者之鹿鹿也幻休故傳小山心印果能視喧寂華素平等一相無親疎彼此乎其或六塵宰於外四蘊結於中與夫富貴利達之徒異名而同嗜乎脫有之其不爲珠林寶地之羞者鮮矣余未登彼岸而與幻休素不相習幻休家在南昌進賢南昌有二太史張明成鄧汝德者淡於幻休之學者也余與明成約旦晚謝病歸將爲太和南嶽之游暇則登嵩山謁少林以求真際所詣

高書
卷二十二
幻休儻有得異日幸以語我

傳元鼎嵩吟序

趙南星 吏部郎中

夫才亦難言矣要之以有用於天下故高陽高辛之子五臣十亂之儔皆名為才去古既遠運衰精散世人不知所謂才猥以文章之士當之往往不達政事其所謂吏才者率皆俗吏以小慧小察相競胥無用於天下而其所能者乃中人之所不能故才之稱歸焉蓋末世之陋如此趙子曰余觀於嵩吟而知傳元鼎之才也元鼎自少而能為文章峭潔秀艷一時擢

詞之士罕及之者試宰登封邑於嵩山之下值郡國無年又時方興利鏹金權稅之使四出重民騷而輕民亂元鼎下車未幾宿盜就擒逋賦樂輸几無留牘民有頌聲先是元鼎不暇櫛沐無論操管為文至是睹衆庶之悅豫乘聽覽之餘力乃游於嵩山乃陟其巔乃歷其盤乃探其窟乃漱其泉吊邁軸之隱逸訪寄寓之聖仙博採據於幽經多人跡之所未涉而父老之所未傳山靈才藻合助互發乃一一而詩之或圖厥象或傳厥真興會所至各臻妙境仕宦者得之

可以滌塵襟遯栖者得之可以發遙想登陟者得之
可以助探討未至者得之可以資卧遊蓋自元鼎為
邑而風雨應卦草木濺潤鳥獸不驚四境之內皆幸
年穀之順成士女之吉康以為山靈之降福也而歌
舞報賽之即山靈且藉元鼎以克寧矣而又以暇日
抽思揆藻頌神明之德闡幽玄之蘊播之金石傳之
天下神之聽之豈不訢訢樂康也哉故曰余觀於嵩
吟而知元鼎之才也余聞元鼎授官時甚慮服官之
難此自元鼎之小心耳乃莅任朞月而德音亨於神

人當道者皆疏薦之夫才豈有二乎哉能文章之才
即能政事之才此猶其彰彰者也能晦之才勝於能
明能柔之才勝於能剛能下人之才勝於能上人皆
非有二也明乎此者則進於古之所謂才矣余於元
鼎有深望焉

傳元鼎嵩吟序

馮時可

古字才從木木生枝幹自小而大為室為器天下取
用焉故能用天下則稱才孔子稱才難指元愷五臣
十亂而顏氏傳聖道亦曰既竭吾才聖賢所謂才以

此三代以上言才不以文三代而下始以能文稱才子文者才之一枝也氣漓世降人各有心上不知才下多媚才歎文章見于簡冊神氣骨澤耳目不能掩齒頰不能干故以此當才即以此取士然其所取制義又文之末枝也夫其求才也不以全才而取才之一枝於文及其衡文也又不以古文而取文之末枝於義惡乎得士故當世所謂才或以吏薄文或以文飾吏以吏薄文鬪捷逞鋒伺色承顏取辦為能而已以文飾吏摛詞繪句竊賸拾餘取媚為悅而已惡乎

才才者心之靈也心之靈與天地為昭而不能以天地任故文不能宗經本聖政不能毗主奠邦其所稱才亦陋矣哉吾讀高吟知傅元鼎才也元鼎宰登封值無年民騷幾變竭力撫摩居未幾荏苒無聚繭絲無逋野無俘邑無俠披鶉茹藿齋廷肅然神明廉潔之譽歎邁兩河政暇則從賓客遊嵩潁間隱淪之踪仙釋之迹才彥之章殘碑斷碣沒草蝕蘚手自磨搨興會所至一一詩之大篇春容小言峻潔漢魏盛唐不做自詣豈非兼才哉所為高吟余讀之未嘗不擊

節也在山言山輒以高喻高壓天地中當陰陽會鍾
靈畜秀吐雲噓霧以霖雨四野育發萬彙產人傑而
壯形勢其才也若其巒驤峰踴泉飛澗語獻妍呈媚
使人悅耳目而適神情則其才之餘而已元鼎茹沆
瀼之清氣涵空洞之靈樞凝然廓然與茲山之致相
抗而不相下倅焉而感勃焉而興神工意匠機動天
流金科錦囊孰為渙忍孰為崢嶸故曰心惟有一才
寧有兩能以天地任則能以天地察若元鼎真用天
下之才也彼以文飾吏以吏薄文沾沾習氣而庸庸

口吻則培塿耳蒼蔚耳不足觀又何足用
贈無言道公慈惠道場徹座還山序

丘禾實

翰林檢討

西方之學初未嘗有宗教之分也自曹溪妙契掃却
一切語言文字而宗始分宗非利根不契非密證不
顯非時節因緣不至單傳直指兩人莫逆譬之紀昌
飛衛相遇而射於道勢無並勝卒之矢鋒相觸墜於
地而塵不揚故宗者徹則俱徹鋒相觸而不覺迷則
總迷矢集身而不知夫宗何易言之也未法以來宗

門漸寂即有所傳又皆即言語文字而衍之夫衍之
紙上與了之胸中何翅千里舉前人口中珠似人在
在皆實然覓之非吾家物如童子塵飾塗羨非不快
意不可言飽夫宗何易言之也少林為震旦初明之
地宗風之盛千載一日嗣其傳者於今為無言禪師
師之言曰言者疑之府也無者執之根也然與疑人
無寧執我以此字曰無言夫師欲無言寧不謂利根
不值棒喝無施乎正為棒喝無施庶幾藉大善知識
金口而木舌故師之所不能言者師無以言為若人

所為即師言者師不得辭言也余素聞師名無繇一
至少林叩之頃以慈悲壇陳中貴昇之迎杖錫來京
闡宗風於慈悲禪林凡六閱月嗟乎此師所為不得
辭言者乎予觀林公慧遠之流造詣深至不可涯涘
然機鋒所觸有不能忘師非其人乎師闡義不遺餘
力然所契合常在不言之際如巧斲輪不在規矩如
善命中不在殼率顧學者機緣未至率以耳食或者
矢集身而不知耳余始憶師必豪舉者既而見之恂
恂如也由此以觀師雖不能辭言亦何嘗有言乎但

自了了寧忌紙上前人口中珠安在非大衆家常茶
 餅學者第驗往歸時實耶虛耶當知師之不以塵餅
 塗羹遇世也先是陳中貴既赴少林迎師上忽有所
 震怒逮者十人中貴與焉已而聞中貴行寔以師乃
 嘉歎併九人宥之嗟夫中貴之願力方虔而師之慈
 航已度及十人矣何論法雲廣覆一月普現言下省
 悟者寧有量哉法願既畢師覓故錫還山至尊前後
 錫予漠然不與獨中貴等欲以余言為贈余告之曰
 爾師隨緣度世執心頓化然言與言不言與不言其
 意安在爾不能往受棒喝而欲以余言為師贅龐乎
 師聞之一笑

碑銘

嵩山少林寺禪師道公碑銘

董其昌

湖廣提學副使

佛者凡夫之覺者也凡夫以不覺故身口意為三業
 佛以覺故在身為律在口為經在意為禪禪之於佛
 焉近矣而不足以傳佛之心若夫震旦之少林其西
 竺之靈山乎故海內之名藍淨刹曰律寺曰講寺曰

禪寺而少林得稱祖庭其高僧尊宿曰律師曰法師
曰禪師而少林得稱宗師雖世諦流布乎亦非諸方
所敢望矣其祖達磨而宗曹洞何也蓋自藥山雲巖
以寶鏡三昧羽翼別傳而价寂二公立為五位君臣
正偏回互之旨開無門之門施出楔之楔所以提綱
宗揀魔異者視諸家為獨密故五宗皆法王也而周
過其曆時惟曹洞少林之於曹洞亦猶魯之秉周禮
也宗則言路絕矣其舉揚頌古若雪竇圓悟天童投
子之評唱又何也契經不云乎麤言及細語皆歸第

一義良以情封則棒喝皆接響見瞥則回互無停機
上士以之契同下士以之憤排故頌古非洞宗也而
洞宗寄也吁初祖懸絲之記亦可念也已自唐以來
代推一人主持法席二十五代為幻休休公得法子
以百數道公為最休公沒諸龍象衆欲以事休公者
事之公固讓不敢應浮沈雲水者十有四年法堂草
淡宗徒雨散於是登封令請於宗伯循故事署公住
持少林時則皇帝萬曆壬辰之十月也師自領衆以
來十有七載戒行冰潔機辨泉流或升堂普說或入

室小參莫不摧彼疑城登之覺岸明鏡屢照而不疲
洪鐘待叩而輒應典刑卓爾清規肅然作賓王家名
動京闕於是有貝葉之藏五銖之衣精鏤出於尚方
緹功傳於中使瓔珞供養金湯護持固以續諸祖之
慧命亦以廣聖主之福田者矣師雖心冥一乘而行
崇六度諸所檀施斥脩漏因其居也有幻出之寶坊
其遊也有隨身之香積頃者飛錫山海矐目雲霄欲
得人而傳衣乃處陰而息影曰吾將面壁老矣少林
之開堂者必有記師之上足通慧等屬不佞昌記之

憶師昔為休公謁文故宮保陸文定公時惟不佞昌
與徵士陳繼儒皆締蓮社之交徵栢亭之義廿年心
許今始酬因爾師名正道字無言洪都新建胡氏子
父永泰母楊氏初祝髮於上藍寺璘和尚年二十從
知休禪師受禪郝大旨居南嶽淨餅厓不甚契乃謁
遜菴於樹屏聽法於東巖大方受戒於無盡徧參諸
方至少林而得法於幻公幻公陞座問如何是洞上
家風幻公曰月下三花樹峰前雙桂枝又問曰和尚
還別有麼曰惟此一事實師於言下大悟即呈偈曰

雲攢峰頂月鎖幽巖木人拊掌石女舒顏休公印可
贊之以偈蓋許為人天師云系之銘曰嵩高高少室天
地之中大乘氣象鬱鬱蔥蔥破顏未會面壁真風祖
佛非殊惟變乃通其般若無知靈光不昧如清涼池
如大火聚直下便是擬向即背奇哉衆生具如來慧
其五家宗旨如世畫師虛空可拈丹青不施泥牛月
吼木馬風嘶不居空劫不落今時其爰有道公僧中
之傑傳涅槃心吐廣長舌雙桂開敷三花屹嶮一代
時教永存珉碣

雜文

嵩吟題詞

高出

南京戶部郎中

盧氏與登封雖俱隸周南然東西相望者蓋五百里
云往令即五六年有足不涉其地若風馬牛然而余
二年內凡以職事再遊嵩則余實好嵩兼甚好元鼎
先生也余之再遊也入其境見土闢而民謳歌則知
元鼎忠以仁矣接其邑見市不飾而士和悅則知元
鼎敏以有孚矣造其庭見政平而理百姓附豫則知
元鼎寬以粟簡以信決矣元鼎察盜如神三月而無

盜聽訟如神三月而無訟元鼎未嘗事鉤鉅而方百里之內其細民孺婦之起居罔不悉也其遠井墟里之疾痛罔不聞也其米鹽錢穀之委措罔不平也余親見元鼎晨起聽堂皇耳目手口之用交作而不爽猶與客宴談衍衍精神映帶旁掩數人不崇朝而一日之事治則左右顧二室誇客吟嘯而已元鼎天下才也此即之于天下豈不如指諸掌哉每循覽古今文章之士其識議多好為矜誕而于事多迂疎不任舍曰不能也而妄矯之不屑遂令世人相詬病以為

無益殿最竊嘗憤之當吾世而得一元鼎先生也直為千古文士生色出也請執鞭馮元鼎為嵩嶽主人又實好嵩爰以稽古證今之力發探奇攬勝之踪一吟詠而表章之命曰嵩吟夫嵩去洛百里自周漢都洛以來嵩若几席之山矣而記載可考者尚寥寥于今誰謂古多有心人元鼎是役也于山靈實千載知己出雖好嵩然主客之間則有分矣嵩吟近體類王摩詰古體類鮑明遠此自元鼎能事海內所咸聞知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雖多亦奚以為則

元鼎之治行殊尤卓絕蓋有本者如是世人勿謂余
阿所好不則淺之乎窺元鼎哉

巢父頌

黃省曾

蘇州舉人

巢父鳥棲弗營棟宇由進塵言嚴揮不與乃臨其清
乃洗其耳箕穎高風千齡無已

許由頌

黃省曾

武仲潔修毫邪不處黃屋將歸紫芳高舉穎汲箕田
羞顏汚鄙俎豆公神綿綿無已

達磨頌

馮時可

西方何來東土何往折蘆無著影壁有像而虛虛身
而實實相小果不希漏因不獎廓然無聖寧有伎倆
心境圓通神變惚恍以上乘機解下褪網誰折誰影
而不能想

又

來白天竺去向蔥嶺何去何來是形是影不來不去
無動無靜面壁行脚即心生境面誰脚誰即心除境
三行理超六宗法屏大乘氣象茫茫孰省

洗耳泉贊

陸貴

巢居甘寂松風悅聽禪授忽聞汚耳為病濯以潔泉
言還於淨更世千百欽惟爾聖
竺土東來有何本據默望隈巖明中顯異撥草瞻風
當機不契潦倒西歸失却隻履饒他不涉程途惹起
風波滿地

少林寺戒壇銘跋

王世貞

南京刑部尚書

少林戒壇銘開元三年為學生張傑書當是時傑應
尚少且不以書名而筆法老成乃爾又時未盡習帝
書故猶有瘦勁意

唐文皇告少林寺書跋

王世貞

文皇圍洛城時以少林寺僧建功遣使致書存問且
為護持之書法不甚工而亦不俗當是幕僚筆內世
民二字行草是親押耳首有開元神武皇帝書後人
所妄加也今少林寺僧猶以白楮高天下豈佛教所
謂護法者其時已爾耶

題武后書昇仙太子碑帖後

王世貞

武氏北晨淫革唐鼎觀此書遂欲亂千古同文之治
嘻何其甚也文似出北門諸學士手筆意軟媚無鐵
椎椎悍馬時意氣且既為太子立碑而以蓮花六郎
稱其後身得不穢千古青簡耶為之一笑

少林寺靈運禪師碑跋 王世貞

靈運碑者唐崔琪撰末云聖善寺沙門勒下殘缺二
字當時僧書耳文淺陋不足道書法絕類聖教無一
筆不似後世傾側偃卧以取恣態者其人材雖足稱
要之有愧於此髡也

裴灌少林寺碑跋 王世貞

裴懿公灌書少林寺碑開元十六年建又在高山而
金石錄不載何也裴少時負文筆號霹靂手而雅不
以八法名此碑辭至沓拖不可讀而書頗秀勁多媚
態得非時代為之耶傳不載階封此書銀青光祿大
夫正平縣子亦可補傳之闕

嵩陽觀記聖德感應頌跋 王世貞

聖德感應頌尚書左僕射兼右相吏部尚書晉國公
李林甫撰蓋玄宗命方士煉大還於嵩陽觀六轉而

移煉緱氏山太子廟九轉而林甫紀其瑞者也當是
時女壘邊釁交作於中外而林甫以金石之毒發之
天下之緣督幾絕而唐事去矣而君臣方日熙熙然
交與其美而張大之良可歎也頌成之明載太真冊
其又七載林甫歿又四載帝走蜀不知大內辟穀自
托元始孔昇真人時亦得此丹力否耶書為徐浩古
隸與帝隸法絕相類雖以肉勝亦自有態可寶也

嵩嶽廟碑銘跋

王世貞

右嵩嶽中天王廟碑盧崖州撰有唐季衰薈之風孫
崇望蓋以書待詔者運筆固圓熟毋乃通微院體之
遺耶

雪菴茶榜跋

王世貞

元僧溥光書茶榜其辭紫方袍底語耳不得禪悅真
味書法風骨頗適勁略具顏柳及眉山豫章結法惜
胸中無卍字骨今天趣流動筆端結習未忘超灑不
足所書官學士後贈司徒唐不空三藏且爾胡俗無
足怪也

...

...

...

...

...

...

高書卷之二十二終

門人 劉湛然 袁嵩秀 校字



